

训诂与语法研究

XUNGUYUYUFAYANJIU

方平权 著



岳麓书社

前 言

蒋冀骋

友人方君平权的新作《训诂与语法研究》是一部有功力、有创见、有自己体系的书，对训诂、语法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，对训诂与语法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可喜可贺！为之浮一太白，实情理之必然，惜乎不能饮，奈何？

训诂讲究功力，所谓功力就是你读了多少书，故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每发一义，辄引数十条书证证明，所谓“引书之乐”^①也。但书读得多不一定就精于训诂，故训诂还讲究发明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发明就没有训诂。王氏父子所以成为一代训诂大师，就在于他们纠正了前人的很多训诂错误，在于他们发明了许多新义。而今之所谓训诂学研究者，大多缺乏训诂实践，既未为某

^① 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自序》。

书做过有创造力的注解,也没有写过几篇颇有新意、颇有发明、站得住脚的考释文章,就编著《训诂学》,俨然一训诂学家。书的框架呢,在前人的基础上稍加调整,书的例证,从王念孙父子的书中转录,或者干脆抄郑注孔疏。虽然《训诂学》书出了十余部,大多如本师郭在贻先生所说的:似曾相识,翻翻目录就可以了,无需细读。方君此书既有发明,又有功力,比时下的训诂学家们的《训诂学》强多了,至少可以说,此书实在。

窃谓语法讲究逻辑,讲究解释。从共时的角度来看,要从同中看出异,从异中看出同。同一句式可表不同的语义,同一语义也可用不同的句式表达,既要进行描写,又要说明为什么。故共时研究虽重描写,但也需要一定的解释。描写固然不易,解释似乎更难。如果说,描写重在勾勒面貌,说明状态,而解释则重在说明原因,分析成因。描写可以不解释,但解释一下效果会更好,档次会更高,而解释则一定要建立在描写的基础上,没有描写就没有解释。尤其是历时研究,应是描写与解释的有机结合,尽管解释的份量可能会更重一些。古汉语的语法研究是这样,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也是这样。方君此书所论列的语法现象,既有描写,又有解释,虽没有达到完美的结合,但能做到这个程度,已相当不容易了。

文不离篇,词不离句。治训诂要通语法,治语法者又要明训诂。有些训诂难题,可以通过语法的分析得到

解决,而研究语法者又要通训诂,训诂不明则语法不明,由于词义理解错误,而进行了错误的语法分析者,常见诸各种论文,这种教训是深刻的,似乎应该吸取。方君有鉴于此,撰专文论述二者关系,对训诂、语法的研究定起到积极作用。

方君好学深思,以学问为己任。除学术外,对名位、金钱皆视为浮云。经济大潮中的今天,有人如此,实在可贵。我们需要一大批潜心学问的教师,需要一大批为学术献身的书生,方君实个中人也。方君为人耿介,好静不好动,实治学之佳器,为人之表率。古人所谓道德文章,方君其庶几乎。

学无止境,问有妙术。竿头日进,是同事之所望,方君勉乎哉!

2000年5月12日下午

自序

在读书和教学的过程中,我向来认为,训诂是学问的根基。黄侃先生谓:“学问文章,皆由章句训诂始。”训诂之学,历史上或称之为“小学”。清人研究训诂,出了段玉裁、王氏父子这样的大家。段、王的学问,就其基本方法而言,是在形、音、义三者之间互求。段玉裁说过:

小学有形有音有义,三者互相求,举一可得其二。
有古形、有今形、有古音、有今音、有古义、有今义,六者互相求,举一可得其五。……圣人之制字,有义而后有音,有音而后有形。学者之考字,因形以得其音,因音以得其义。(《广雅疏证序》)

清人不仅注意形音义的互求,而且注意词义的贯通。王引之每训一字,都要求“揆之本文而协,验之他卷而通”(《经传释词·自序》)。黄侃则提出“小学之训诂贵圆,经学之训诂贵专”(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),他的意思,显然是指对一个词的解释,词书释义与随文释义不应相冲突。

传统训诂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,但是,也有它的不足。从语料观上说,它存在一定的雅俗偏见,对方言和俗语材料重视不够。从方法论上说,它缺少不同逻辑层面上的系统概念,存在概

念模糊、术语含混的问题。随着十九世纪末西方语法学和后来的语义学理论的引入,不同逻辑层面上完整周密的概念的建立,语言研究工作者的思辨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,而思辨的结果又能通过系统科学的术语表述出来,这是清代以前的学者所不能企及的。马建忠写《马氏文通》,写到得意之处,来上一句“此经生家未曾梦见《文通》”,虽然使人觉得出言不逊,但他在理论方法上确有他以前的语言学者所不可比拟的地方。罗常培先生曾经指出:“应该用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各时代词义演变的‘积累基层’;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、转变、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。……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,另一方面还得根据大众的词汇逆推到它们的来源。”(《语言与文化》)这说的实际上也是训诂的语料观和方法论问题。

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如何?多数人只看到其间的矛盾。其实,一方面,固然训诂不少时候需要语法来帮忙,另一方面,语法也常常要以训诂为前提。因此,一方面,要对旧的训诂学有所改造,另一方面,也要对训诂与语法的关系有新的认识。我们认为,对比训诂与语法的研究,可以看出,训诂重材料,语法重理据;训诂重比较,语法重分析;训诂重实用,语法重求真。

这本小册子中的文章分三个部分:训诂、语法、训诂与语法的关系。从方法上说,主要还是以旧方法做出来的,间常也用到了新的方法。从语料上说,不仅没有重雅轻俗的问题,相反,我总是力图用方言材料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。由于水平所限,做出来的结果,则是不敢自信的,敬希同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。

程子曰:“凡事思所以然,天下第一学问”。所思有巨细,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仅识其小。欣逢治世,愚弩如我,常有感奋之志,虽所思不必然,好思而已。

目 录

前言	蒋冀骋(1)
----------	--------

自序	(1)
----------	-----

训 诂 篇

“沃盥”之“沃”意义的失落和转移	(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湘方言语词札记	(9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说“左”	(17)
------------	------

“长至”“短至”说	(2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“祝嵩”说源	(23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皮五辣子》语词选释	(25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坦园日记》语词现象类举	(3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中学文言文注释补订(初中第三册部分)	(4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“醍醐灌顶”旧说志疑	(5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释“坳(垵)”	(5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红楼梦》标点举误	(62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语词小札:“北南”与“南北”	(6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一法通》论	(67)
从《楚辞》看南楚江湘的一些历史文化景观 (附论“诂诂”)	(8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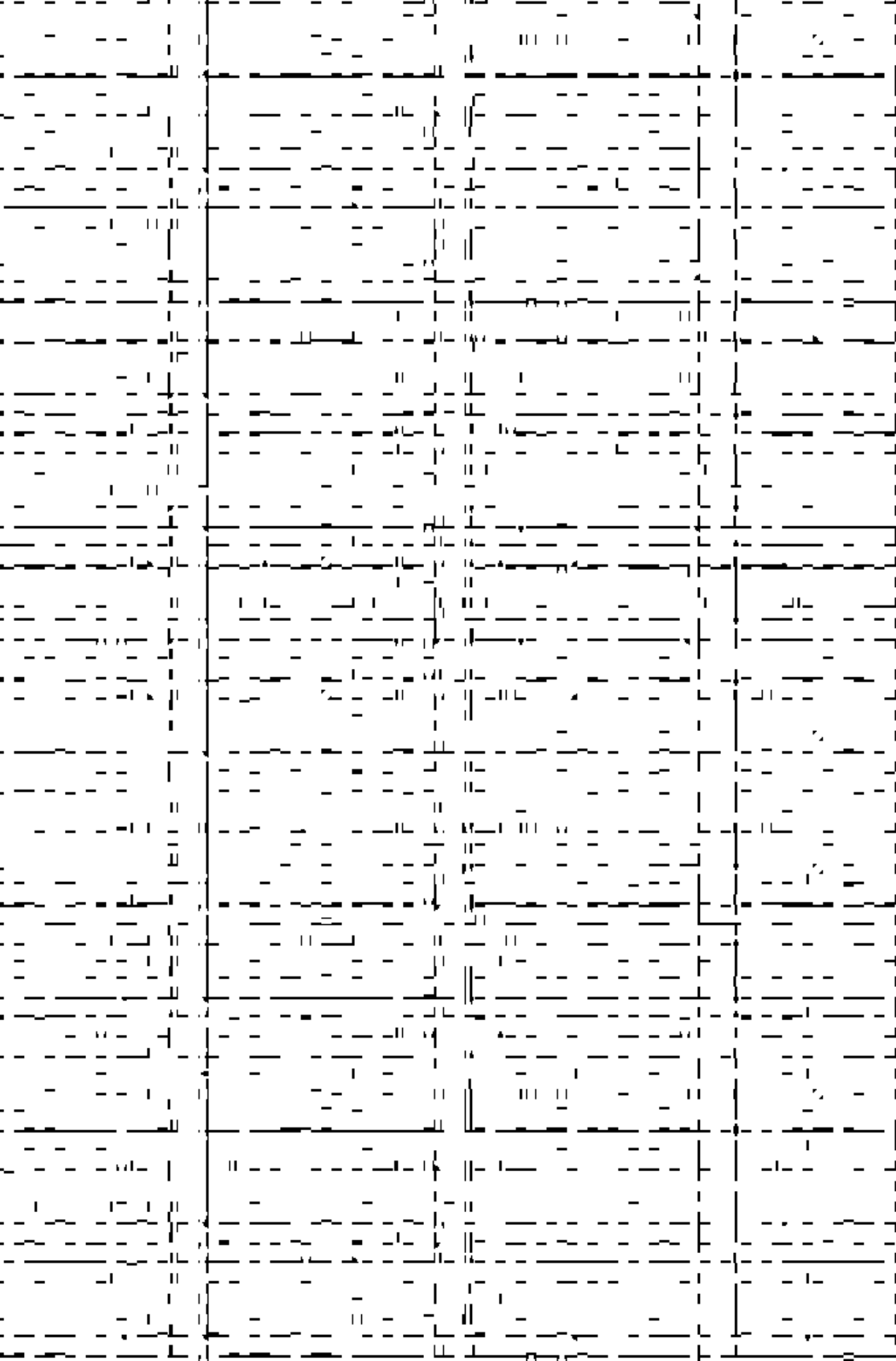
语 法 篇

《实用古汉语虚词详释》评介	(99)
“譬况”不是最早的注音方法	(105)
先秦“有如 N”句式考察	(111)
关于介词“于”由先秦到汉发展变化的两种 结论	(116)
《马氏文通》代词辨义平议	(123)
一百年来的《马氏文通》研究	(140)

训诂与语法篇

论训诂学与语法学的关系	(157)
让古汉语语法学从传统训诂学的樊篱中解 脱出来 —— 郭锡良先生古汉语语法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	(178)
从《马氏文通》对经生家的批评看语法学 与训诂学的区别	(196)
训诂与语法 ——《马氏文通》辨义述论	(206)
后记	(225)

训 诂 篇



“沃盥”之“沃”意义的失落和转移

宋濂的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有这样一段：

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；至舍，四肢僵劲不能动，媵人持汤沃灌，以衾拥覆，久而乃和。

这里有一个不大好讲的地方：沃灌。现在通行的文选读本中，有些注解是：“沃，浇灌。”^①这样注解是不妥当的，因为这个词先秦的意义和后来的意义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不了解这个事实，因循旧说，就产生了于事理上说不通之处。

首先，应该肯定，这里“沃灌”的“灌”，是“盥”的通假字，（有一本教材将这个地方的“沃”注为“拿了开水灌入口中”，当是一个疏忽）^②而“盥”这个词，在历史上是曾有过它特定的意义的。《说文》：“盥，澡手也，从臼水临皿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奉匱沃盥’”，段玉裁注：“沃者，自上浇之，盥者，手受而下流于盘，故曰‘臼水临皿’。”许慎和段玉裁告诉我们，“盥”的字形记录了上古的一种洗手方式，暗含了一个双边活动。不难理解，就“盥”的本义说，“沃”是一个

① 见冯其庸先生等选注的《历代文选》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选编的《古文选读》。

② 见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选编的《古代文学作品选》下册。

从属性的动作。其实，“盥”和“沃盥”在上古是等义的。《康熙字典》上所谓“以盘水沃洗曰盥”，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“以盘水沃洗”这种洗手方式大约是起于祭祀。《易经注》云：“盥，将祭而洁手也。”在祭祀之前来这么一个郑重的洗手仪式，不仅对于受祭者是一种虔诚的表示，对于主祭者也是一种极高的礼遇。大约由于它至尊至贵吧，社会高层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可以享受这种礼遇。《说文》所引的“奉匱沃盥”，就是《左传》中所载的晋公子重耳洗手的事。孔颖达疏曰：“沃，谓浇水也”。关于“沃盥”的这些训解，作为历史事实都被保存在辞书里^①。

然而，和历史上许多别的现象一样，沃盥这种特定的方式后来被历史淘汰掉了。试看下面的材料：

辛未，有司以太牢告至，策勋于庙，甲午始春祠，令曰：“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。吾受锡命，带剑不解履上殿，今有事于庙而解履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，敬父祖而简君主，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。又临祭就洗，以手拟水而不盥。夫盥以洁为敬，未闻拟而不盥之礼，且‘祭神如神在’，故吾亲受水而盥也。”

——《魏书·武帝纪》

这是写曹操衣锦还乡时祭祖庙的事，引文中的“令曰”，就是曹操的话。这里，他讲到一个事实：当时祭祀已经省去了那种特定的洗手仪式，只是“以手拟水而不盥”了。“以手拟水”，大约是一个戏剧性动作。元明清戏剧里，常用的一个术语是“科”，所谓“科”，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动作。做“开门科”，戏台上常常并没

^① 见《康熙字典》和新版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。

有门，“下马科”当然就更没有马。可能到了汉末，祭祀时沃盥这种过于麻烦的手续被省去了，代替这个手续，临祭前为了显得庄重，还是要搓一搓手或是怎么的，做一个沃盥科。曹操本来是一个干脆利索的人，可此时不知是老于世故，还是别的原因，居然要正经八板地回到周秦的祭祀形式上去。这一层我们可不去管它，应该注意到的是，这时一般人搞祭祀，已没有了那种特定的洗手形式。

“盥”的特定的形式淘汰后，“盥”和“沃盥”这样的词还继续存在于文人的笔下。“故土或掩目而渊潜，或盥耳而山栖”，这是《后汉书》里的句子。盥耳而山栖，是关于许由的一个典故。许由，上古高士，传说尧想把天下让给他，他听了这个话很不高兴，认为自己的耳朵被玷污了，于是，“乃临池洗耳”^①。可见，这里的“盥”，只是洗的意思。

又如：

“今侯罪浔阳，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。”

——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

“闻鸡鸣，即起，盥栉。”

——宗臣《报刘一丈书》

这些地方的“盥”，都只是洗的意思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应该注意到的是：在“盥”的意义有了这样的引申之后，“沃盥”的意义也就随之有了变化。因为，如前所述，“沃”是从属于“盥”的一个动作，当“盥”引申为一般的洗的意义时，它就不含有非得另有人来“沃”的要求。这时候，即使说“沃盥”，也仍复只是洗的意思，它们已经虚化为一个词，在这个词里，“沃”大约只能算作一个“化

^① 《辞源》“盥耳”条引《后汉书·崔姻传》注。

石语素”了。

这样一个事实,已为一些注本所注意到了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历代名著选读》、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元明清诗文选》,都认为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的“沃灌”就是洗的意思,这是很确当的。

“沃”在“沃盥”中成为“化石语素”以后,它的意义的引申并没有终结,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产生了新的动词意义,试看下面的例子:

“溥幼嗜学,所读书必手抄,抄已朗读一过,即焚之,又抄。如是者六七始已。右手握管处,指掌成茧。冬日手皲,日沃汤数次。后名读书之斋曰‘七录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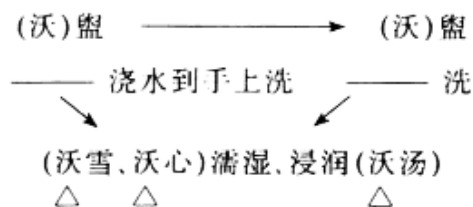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明史》上关于张溥的一段记载^①。今年第六期《初中生学习指导》^②将这段文章选录注解,作为中学生的文言文泛读材料,称之为“文言选段助读”,所作的注解也是:“沃,浇灌。”“助读”认为,“日沃汤数次”中,“沃汤”后面省略了介词结构补语,补全则为:日沃汤(于手)数次。翻译则是:“每天用热水往手上浇几次。”这样的注解和翻译,和上面所提到的对“持汤沃灌”的训解一样,出现于情理上说不通之处,恐怕也是觉得非这样讲就无以为据。那么,这里的“沃汤”应该如何理解?

似乎可以这样认为:“沃”这个词从一开始起就有两层意义,一是它的动作,一是它的效果。从动作上着眼,它的意义是“自上浇下”;从效果上着眼,它的意义则是润泽、濡湿等。如果所沃的是汤的话,沃的效果则是使加温,使暖化。从词义引申的角度

① 见《明史·列传第一百七十六·文苑四》。

② 指1985年的《初中生学习指导》,辽宁教育杂志社出版。

说,这属于因果引申。例如成语有“势如沃雪”,这里的“沃雪”,是“以汤沃雪”的简缩,而这个“沃”,给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它的“自上浇下”的动作,而是它的效果:暖化。诚然,像沃雪这个词一样,一般情况下,动作和效果两个方面是统一的,不可分割的,但是,词义的演变,有时会使原来的统一被破坏而在新的情况下构成另外一种统一。如“沃汤”,本来后世人们不依古人的遗则用水往手上浇了,可古文家们还是要这么写,这恐怕也不能光从追求典雅上解释,因为只就效果言,沃汤就是为了将手洗热乎,而代替自上浇下,把手泡在汤里,效果当更好些,所以这样写也就不算错。从事理上和词的具体上下文推断,后世的所谓“沃汤”,沃的表示动作的“自上浇下”的意义就演变为在汤中烫一烫,热乎热乎的意义,这个引申过程可以图示如下:



另外有一个词,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“沃”的这一意义,试从下例来看:

宝玉笑道:“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。”晴雯听说,就上来掖了一掖,伸手进去,就渥一渥,宝玉笑道:“好冷手!我说看冻着!”一面观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,用手一摸,也觉冰冷,宝玉道:“快进被来渥渥罢。”

... ..

宝玉笑道:“这不是他,在这里渥着呢。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一回

“沃汤”的“沃”，和这里的“渥”的意义已很相近。但是，不能认为“沃汤”的“沃”，是“渥”的通假字。上面的分析已经显示，从“沃盥”之“沃”到“沃汤”之“沃”，意义的流变具有其内在的联系，“沃”和“渥”出现同义现象，只是“沃”的意义派生的结果。将“沃汤”之“沃”和“渥”联系起来看，问题就比较清楚了。“日沃汤数次”，就结构来说，就是指“沃手（于汤）”，而不是“沃汤（于手）”，那么大意则是：冬日里张溥抄书手冻得僵了，就时不时地在热水中浸泡浸泡，暖和一下，而不是“用热水往手上浇”。

（原载《语文学习与研究》1985：6）

湘方言语词札记

灌

“灌”之一词,《说文》释为地名:“灌水,出庐江雩娄,北入淮。”段玉裁注云:“今字以为灌注灌溉之字。”审情度理,“灌注”、“灌溉”之义当先“灌水”之名而存在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从名源学的角度说,“灌”之一字,当与“贯”同源,贯则穿通,因有“贯穿”“贯通”等词。水流灌溉,引水通之也,此注水得以称灌的原因。贯的另一个同源词是“涫”。《说文》:“涫,沸也。”桂馥《说文义证》曰:“《荀子·解蔽篇》‘涫涫纷纷,孰知其形’。注云,涫涫,沸貌。《楚辞·哀时命》‘气涫沸其若波’,《春秋繁露》‘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’。”水沸所以称“涫”,是因为和“穿”、“通”义有联系。湘北话水沸或作“开涫”,或作“开穿”。例如:

炊壶开涫哒。

(又作:炊壶开穿哒。)

水在开,还有开涫。

(又作:水在开,还有开穿。)

贯、灌、涫这一组同源词,从“穿”、“通”的意义上引申,则有“透彻”的意义,因有“贯彻”一词。湘北方言中,熟透称“灌”,果子成熟从皮外透现果汁叫“灌”。如:“灌葡萄”即指熟透的葡萄,